



又逢七夕,街市处处弥漫节日氛围。仰望星河,神话里的鹊桥固然动人,人间的情意更显真切。这里有父辈历经风雨的相守,有岗位之上别样的相思,也有寻常生活里细碎温暖的惦念。浪漫未必轰轰烈烈,它藏于烟火朝夕,藏于默默坚守,藏在每一份真心相待的点滴瞬间。

——编者

最美爱情

◎ 杨丽

一年一度的七夕如约而至,各大商场借节日造势,处处铺展着轰轰烈烈的爱情图景。热烈的爱恋固然动人,而褪去喧嚣浮华,在我眼里,最动人的,还是父母的爱。

父亲和母亲童年都历经坎坷。父亲10岁的时候,奶奶因病去世,爷爷再婚后家庭便失去了原有的温暖。加之爷爷常年在外工作,对父亲的关心甚少,所以父亲经常在亲戚家吃饭住宿,早早体会过寄人篱下的滋味。母亲更加不幸,出生不到百天,姥姥就因医疗条件太差救护不及时去世了。嗷嗷待哺的母亲被姑姑收养,而姥爷一直在外参军,对家庭、对女儿的概念十分淡薄,以至于后来同乡告诉他还有个女儿在世时,根本不敢相信。

两个饱经身世磨难的人,机缘巧合成为同窗。同窗的日子,他们互相关心,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父亲在20岁的时候,选择了去塞外从军报国。母亲已到谈婚论嫁的年纪,若要苦等父亲3年退伍归来,便会熬成大龄姑娘。在姑母看来,这般等待太过冒险,实在不牢靠。况且父母两家相隔甚远,在交通和信息不发达的年代,用姑母的话说,父亲的家远如天边,听都没听过,哪里舍得就这样耽搁她的青春。

可父母认准了彼此,执着坚守这份感情。鸿雁传书是当时两个年轻人互诉相思之情的唯一方式。至

于那个时候一封书信多久能够送到小山村,我无从考证。我时常会想象,如同老故事里演绎的那般,身形娇小的母亲梳着麻花辫,日日伫立村头,在期盼与失落之间反复纠结;待到终于收到来信,满心欢喜,又要强按捺住汹涌的心绪。恰如木心《从前慢》所写:“从前的日色变得慢,车、马、邮件都慢,一生只够爱一个人”。

就这样,父母冲破了世俗的压力,走到了一起。婚后日子很清苦,两人靠着勤劳努力,让我们的家庭在贫困的年代里坚强屹立。母亲性格活泼开朗,又知书达理,喜欢帮助邻居,人缘极好。邻居们都爱找母亲聊天,一起干农活的时候她喜欢讲些笑话,把邻居逗得哈哈大笑。父亲总是笑着说:“看你妈,童心未泯,就是个长不大的孩子。”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,“她在闹,他在笑,便是最幸福的婚姻”。父亲始终守护着母亲,时至今日,母亲很少独自外出购物,更不会一个人远走他乡,二人出行几乎形影不离。出去玩的时候,父亲便是母亲最好的摄影师,在父亲镜头里,白发苍苍的母亲还是那个活泼机灵少女。

身处清苦岁月,他们却总能苦中作乐,很少抱怨生活。记忆里父母经常会唱起他们在学校宣传队时候的歌曲,有时候母亲还会比划几段当年的舞蹈动作,细数校园往事,互相打趣年少时谁曾暗自心动,仿佛重回意气飞扬的青春时光。冬日的晚上,一家

人会围坐在炉火旁,烤着自家种的红薯、花生,听父亲讲他当兵的经历:有一回在内蒙古执行任务遭遇暴风雪,处境万分凶险,他和当地老乡齐心协力才脱离险境;一同服役的战友通人性,危难时刻还曾救人避险。每当父亲讲起这些,母亲眼中便泛起光亮,满眼仰慕地望着他,心底定然为爱人的坚毅勇敢倍感骄傲。

岁月流转,儿女相继长大成家,家里的日子也日渐宽裕。如今二老安享晚年,尽享天伦。已是80高龄的父母,闲暇时打打太极、散散步,刷刷微信、聊聊天,粗茶淡饭,却自有一番乐趣。在我眼中,他们总有说不完的话。清晨醒来便闲话家常,常常忆苦思甜,感慨时光匆匆,孙辈都已长大成人,住进宽敞的房子,有了汽车、智能手机。我总爱听他们闲谈,你一言我一语缓缓诉说,正如歌中所唱:“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,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,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,留到以后,坐着摇椅慢慢聊,直到我们老得哪儿也去不了,我依然把你当成手心里的宝……”

有一回,女儿稚气地问姥爷,“你喜欢姥姥什么呀?”父亲说:“你姥姥机灵呀。”这句话女儿转述给我时,我内心深受触动。父母经历了50多年的婚姻生活,还能记得当初心动的样子,这大抵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。

(作者单位:怀安热电)

当七夕遇上中班

◎ 张耀星

又是一个七夕,我坐在集控室的盘前,盯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。主汽温度、汽包水位、负荷曲线……它们像一串串看不见的鹊桥,连接着机组的心脏。

整座城市仍裹挟在盛夏的暑热之中,空调外机阵阵轰鸣,那是万千家庭对电力无声的期盼。我坐在大屏幕前,面前的鼠标垫是磨损的,上一班同事留下的汗渍还隐约可见。对讲机里偶尔传来巡检员脚步声和喘气声,那声音穿过汽机房的轰鸣,带着夏夜的热浪,传到耳朵里。

今天是七夕。我其实记得,但我不敢看手机——怕看到朋友圈里别人的烛光晚餐,怕看到别人牵着手走在晚风里。我只敢偶尔瞥一眼控制台上的时钟,八点半、九点、十点……负荷还在高位,机组还在满发,这座城市还很热,还需要电。

汽轮机的低吟像一首永不终曲的夜歌。蒸汽在管道里奔流,那声音让我想起老家那条河。少年时,我在河边放牛,牛儿低头喝水,水面上有鸟飞过。那时候不懂相思,只觉得黄昏很长,长到看不见边。如今坐在盘前,每一秒都被参数切割成碎片,却反而觉得,相思远比黄昏更加绵长。

爱情这东西,我本来想写一首诗的,可夜班值守时刻要紧盯参数,思绪刚铺开便被打断。待到稍得间隙低头,才看见鼠标旁的便签纸上画着一颗歪歪扭扭的心,旁边写着:主汽温度 538℃,再热汽温 536℃,负荷 360MW,一切平稳,我在想你。

其实电厂的人过七夕,很简单。白班的同事赶着下班,把机组平稳地交到你手里,拍拍你的肩膀说“辛苦了”,你会觉得这也是一种温柔。中班的同事守在盘前,计算着什么时候负荷会降下来,什么时候能喘口气,什么时候能掏出手机看一眼有没有你的消息。夜班的事——他们大概正在梦里和你相见吧,毕竟天亮交班的时候,困得睁不开眼,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你。

我有时想,牛郎织女一年一见,见一面就散了。我们电厂运行人,白班中班夜班轮流转,有时两三天见不到爱人一面,见一面也是匆匆——你早起出门,我还在补觉;你晚上回家,我已经出门上班。牛郎织女尚有喜鹊为情搭桥,而陪伴我们的,只有对讲机沙沙的电流声响。

但换个角度想,我们也在搭桥。每一度电,都是从锅炉里、汽轮机里、发电机里“搭”出来的,流过升压站,流过输电塔,流过千家万户,让城市的夜晚亮起来,让年轻的恋人们能在灯光下拥抱,让孩子能在空调房里安睡。我们搭的是更大的桥——从煤到电,从黑夜到白昼,从一个人的坚守到另一个人的安眠。

到了后半夜,负荷终于降下来了。同班的同事递来一杯咖啡,说:“今天七夕,给你泡的。”我接过来,觉得这比玫瑰好——玫瑰会谢,咖啡能提神,能让我清醒地再守几个小时,等天亮交班。

窗外的天泛起鱼肚白了。我收拾好鼠标垫,填好交接班记录,把机组平稳地交给下一个人。走出集控室,晨风穿过厂房,带着铁锈和机油的味道,也带着一丝丝初秋的清意。我掏出手机,看到你凌晨发来的消息:“今天七夕,我替你许愿了,愿你的机组不跳闸,愿你的夜班不困,愿你醒来时你已经到家。”

我回了两个字:到了。

车子开在清晨空荡的马路上,阳光从东边照过来,暖暖的。我觉得今天是个好天气,适合补觉,也适合——梦见你。

(作者单位:山东费县公司)

把余生折成手帕

◎ 方强

七夕的夜晚,窗外裹挟着初秋微凉的风。满城浮动玫瑰香气,霓虹光影四处流转。我坐在书桌前,望着你熟睡的侧脸,聆听着均匀安稳的呼吸。忽然觉得,有关银河、鹊桥的古老神话,看似遥远,却又在此刻触手可及。

世人都说,七夕应当仰望星空,等候一场盛大相逢。可于我而言,爱的印记,从来不在高悬天际的星辰,而是散落在岁月里,一个个具体清晰的瞬间。

2018年10月,秋意初起,枝头已有叶片渐渐泛黄,人海之中我们相逢。那日风很轻,树影筛下阳光,落在你的发梢。你轻声道一句你好,时间仿佛骤然停顿。后来我时常想,缘分从不是轰轰烈烈的际遇,只是两个独自漂泊的灵魂,在恰当的時刻,不再独自奔赴远方。自那以后,世间多了一个与我共赏晚霞、共担风雨的人,秋风不再只是季节轮转,而是我们故事的开篇。

倘若相识是一场温柔的相逢,那么2019年4月16日,便是彼此交付一生的笃定。民政局内,红色印章重重落在纸上。那一刻涌上心头的厚重,不是束缚,是踏实安稳的归属感。

从这天开始,日历上零散的日子,化作我们共同坚守的约定。曾经独自承受的委屈、无处倾诉的迷茫,终于寻得长久

的归宿。我明白,任凭外界喧嚣纷扰,总有一盏灯火,为我长明。

2019年9月28日,我们步入婚姻殿堂。没有华丽的辞藻,无需刻意煽情的誓言。看着身着白纱的你向我走来,脑海浮现的,都是一路走过的寻常光景。你奔赴而来,不是参与一场盛大的仪式,而是将漫漫余生,折成一方柔软手帕,妥帖放进我的衣袋。往后岁月,这方手帕,可以拭去汗水,承载疲惫,在无数平凡朝夕里,留存彼此温热的气息。

又是一年七夕。我不再像年少时遥望遥远银河,也不再羡慕一年一会的传说。最珍贵的浪漫,早已被轻轻折叠,收进家中的抽屉。它藏在清晨温热的粥食里,藏在深夜不灭的灯光里,藏在争执过后,灯下你依旧愿意为我缝补那件名为日常的衣裳。

于我们而言,永恒从不是虚无缥缈的诺言,而是认真把每一个普通的今天,经营成想要与你共度的明天。不求星河为证,不求岁月不朽。只愿每个清晨醒来,能看见你安然的面容;每个黄昏,与你并肩静坐,目送夕阳缓缓沉落。

把余生折成手帕,收在我的衣袋里。这便是我,对你最深情的告白。

(作者单位:吉林江南热电公司)

不同于江南七夕的温婉缱绻、烟雨朦胧,东北的七夕,和东北人一样,自有一番爽朗清阔的乡土风骨。在东北,七夕不是单一的情爱佳节,而是专属于少女祈愿聪慧、期许顺遂的美好时节。东北当地的民俗简单质朴,只留烟火寻常的浪漫:庭院观天河、瓜架听私语、灯下乞巧手,一代代东北孩童,伴着瓜藤晚风与漫天星河,度过每一个七夕,沉淀独属于北国的记忆。

儿时的七夕,是刻在心底里最鲜活浪漫的旧梦。乡村的七夕,夜色辽阔通透,无楼宇遮月,无市井喧嚣,漫天星河倾泻在黑土地之上,澄澈而温柔。七夕节的夜里,瓜架下藏满了孩童的好奇与浪漫。晚风穿过卷曲的瓜叶,簌簌作响,虫鸣低吟浅唱,我们总天真地以为,这便是星河眷属的温柔絮语。长辈们摇着蒲扇笑说,“心诚的人听得清风声,知得温柔事,日后必心思灵巧、岁岁安康。”

那时年少,不解鹊桥别离的愁绪。我在瓜架下守候过无数回,始终没有听到传说里牛郎织女的私语,倒是让蚊子们饱餐一顿……那时的浪漫很纯粹,以为年年星河如故,岁岁瓜藤依旧,家人常伴,岁月无忧,所有温柔期许,皆能如约而至。

长大后告别故土、奔赴岗位,再也没有了儿时庭院的闲坐悠然。今年的七夕,依旧星河璀璨,只是驻足的场地从乡间小院变成了灯火通明的厂区。晚风依旧清冽,却伴着机组平稳的轰鸣,漫天星光之下,是岗位坚守的身影,是履职尽责的初心。

站在设备旁,遥望星空,忽然就明白了所谓“乞巧”的真正含义——不是追逐玲珑技艺,而是期许人心细腻、处事周全。幼时在瓜架旁许下的期许,早已浸润心底,沉淀为沉稳通透的品性。这份独属于北国的温柔与坚韧,慢慢融入日复一日的工作生活中,让我懂得最珍贵的圆满,不是朝夕相伴,而是山河安穩、万家灯火长明。

看过无数个星河漫天的夜晚,愈发懂得万家灯火的珍贵。昔日在故土仰望星河,是被岁月守护的孩童;如今在岗位守护灯火,是为他人奔赴的匠人。褪去年少懵懂,接过责任与担当,于方寸岗位深耕细作,于朝夕值守精益求精。

儿时的七夕,是故土烟火,家人安康,是藏在岁月里的温柔回忆;如今的七夕,是岗位坚守,初心不改,是扎根一线、守护万家的责任担当。东北儿女骨子里的赤诚、坚韧与质朴,始终萦绕于心,化作履职尽责的底气、奋勇前行的力量。

(作者单位:吉林双辽公司)

萝卜里的鹊桥

◎ 郝艳霞

朋友把冰淇淋萝卜递到我手里时,保鲜膜上还凝着水汽。他那张因跑遍半个城区而微微泛红的脸,在小区路灯下显得格外生动,他是赶着超市关门前夕买下的。我说“想吃”的时候,连我自己都没当真,可这份随口一提的心愿,他却稳稳接住了。

初秋的乌海,冰淇淋萝卜还没到上市的时节。菜市场、大超市都寻不见,唯独这家超市不知从哪儿进了一批,用保鲜膜一根根裹好,安安静静地放在蔬菜区。

我咬下第一口萝卜。清甜的汁水在齿间炸开,冰凉而脆嫩。那一刻,我想起《古诗十九首》里的句子:“盈盈一水间,脉脉不得语。”被人在意、大抵就是那阻隔人的“一水”之上,凭空架起了一座桥。不是神话里遥遥相会的仙桥,是有人愿意跑遍整座城市,在超市打烊前的片刻,为你寻来一根尚未应季的萝卜。

这根萝卜,让我重新审视“爱情”这个被我搁置许久的词。作为单身多年的“女汉子”,我习惯了独自扛起生活的重量。牛郎织女的故事,我是存疑的。一个见多识广的天宫织女,怎会爱上一个憨厚的放牛郎?朋友的一个无心之举,让我明白,爱情或许无关配不配得上的理性计算,只是在某个瞬间,有人把你轻飘飘的一句话,认认真真放在心上。

武夷山的九曲溪上,我曾见过真正的“鹊桥”。竹筏顺流而下,身边孩子指着远山喊:“姐姐,你看那是玉女吗?”我顺着望去,玉女峰静穆伫立,婀娜如梳理长发的女子。她凝视着对面的大王峰,中间隔着铁板仙的阻隔。这是当地流传的传说:玉女下凡爱上人间大王,二人最终被点化为石,酿成一场悲剧。比起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相会,我更被这对“永不相见”的恋人打动。他们的爱,更接近人间真相:很多时候,相爱并不等于相守,惦念不必有回声。

坐在竹筏上,山歌在水面上打着旋儿,让我想起在武夷山认识的朋友樊雪山和何莉。几年前在武夷山初遇时,他们还在恋爱。樊雪山在爬山归途中默默蹲下,把腿疼的何莉背起来,一步一步走回民宿。后来在厦门重逢,他们的宝宝已会叫叔叔阿姨。樊雪山说:“我要带老婆去各处看一看。”那样平常的语气,却让我眼眶发热。情话也可以朴实,就藏在“带你去”和“背你走”里。

这根冰淇淋萝卜,让我尝到的不仅是清甜,更是某种被我忽略已久的可能性。朋友没有多说什么,放下萝卜就走了,背影消失在夜色里。我捧着贴着保鲜膜的萝卜,像捧着一个微型的银河。有人渡过了他的“盈盈一水”,只为把这一头的念想送到那一头。

白居易写“七月七日长生殿”,那是帝王的爱情,盛大而悲凉。我们普通人的“长生殿”,或许就藏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瞬间。一根还未到季节的萝卜,一个跑遍全城的黄昏,一次不计回报的奔赴。元稹说,“曾经沧海难为水”,我如今才懂,“沧海”原不必是惊心动魄的传奇,它可以是一根冰淇淋萝卜,在你最没期待的时候,冰凉地、清甜地,告诉你,你也被爱着。

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,像一枚被谁咬了一口的薄饼。我把萝卜吃完,保鲜膜叠好收进抽屉。心想,明年七夕若有人问我要什么,我大概还会说,冰淇淋萝卜。然后等着看,谁会为我,再跑一次。

(作者单位:焦化蒙西公司)



家园

HOMELAND
人文 情懷 內涵 知性
情感 艺术 感悟 体验